

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理國上且鈞
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非久矣
解曰人常以管仲不許鮑叔之屬國為言
蓋管仲知鮑叔之才不可以屬國也恐其
得罪於君也與其使之理國而得罪於君若
不屬之國而俾其自全歟是乃管仲之全
交也

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隲朋可其為
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
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財分人謂之
賢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者
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
有不見也勿已則隲朋可然則管夷吾非薄
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隲朋也不得不厚厚
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
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

解曰上忘者其政罔問之謂也下不叛者
其民淳淳之謂也愧不若黃帝則不自滿
假也哀不已若者以善教為心也以德分
人則使斯民各得以復命反常比聖人之

道也以財分人則使斯民不乏於仰事俯
育此賢人之德也以賢臨人猶山之殺瘦
也以賢下人猶澤之增肥也所謂於國有
不聞於家有不見者非真莫之見聞也其
道足以容之爾隲朋之可與夫鮑叔之不
可在此而已古語曰不替不替不能成功
蓋為是也詩於葛屨之序言魏君之險齋
褊急而其詩則曰唯是褊心是以為刺褊
心之害治如此夫與人為徒厚薄之去來
有至公之道有自然之理弗由我也唯管
鮑隲朋知其然也故始終厚薄依乎天理
而弗徇乎我此齊國之治所以能尊周疆
國歟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二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三

作三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 江通上進

力命中

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
作竹刑鄰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
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然則子產非能用
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用子產不得不屈
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

解曰子產相鄰三年而善者服惡者化其
治宜不可屈而鄧析數難而屈之鄰國用
鄧析之竹刑宜愛其人而卒誅之是理之
不可推知者也世謂作竹刑誅鄧析為子
產御析之能殊不知國自有不得不不用不
得不屈不得不誅者存焉漢文帝感繆紫
之言而罷肉刑後世卒莫之能復亦若
是也按荀子與夫左氏皆以駟顯殺鄧
析在子產之後學者以是疑於經悞夫
列子之書務明道達理而已所謂得其
精而遺其粗者也又焉用區區較其言
之同異哉

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以生而不生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罰也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无奈何

解曰以康宜做好德而生以壽考終命而死此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者也洪範所謂五福此之所謂天福也可以生而凶短折與夫疾惡憂貧而生者洪範所謂六極此之所謂天罰也得生得死理之常也或死或生則幸不幸存焉生死一矣或為天福或以為天罰或由其常或遭其變至智之人宜能觀其差殊矣然而生之所以生死之所以死方稟生之初既有制其死者矣將息我以死亦有制其生者矣生生死死外非物之所能奪內非我之所能制皆天之所命智之所無如之何也唯明乎此然後死生無變乎已故曰窈然无際天道自會漠然无分天道自運天地不能犯聖智不能干鬼魅不能欺自

然者默之成之乎之寧之將之迎之

解曰際者分之餘會者運之聚窈言幽而難見漠言遠而無極物之生顯與道俱會妙與道偕運天道常自會自運萬物亦自生自死雖天之神地之富不能犯其自然聖智之妙不能于其自然鬼魅之靈不能欺其自然若是者默之成之而無言無為乎之寧之而無備無度將之迎之而無始無終命之所為其極如此

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莫不為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尊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濕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眾醫也巫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湮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

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遺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

解曰矯氏之為義執枉而矯之使直非自然也矯氏之醫欲攻其漸而在於有生之後是為眾醫俞以順從為言故俞氏之醫在於有生之初以為其弗可已也是為良醫盧以總合為言故盧氏之醫齊死生而一之其言出於稟生受形之先精義而入神矣是為神醫夫季梁之於生死其能安之如此故其死也楊朱望其門而歌

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解曰生死厚薄已制於稟生受形之先豈

貴賤愛惡之所能增損於有生之後哉蓋身為天地之委形生為天地之委順彼天地既已委化於我矣猶不能犯其分之自然矧非汝之所有又豈貴賤之所能存亡愛惡之所能厚薄哉雖然貴賤存亡愛增厚薄生於有見妄為同異眾見則同獨見則異以同為順以異為逆循其本然莫有逆順謂之逆順似之而非究其所為感其自爾是以推原有生有身之所自雖生不知身身不知生而況於貴賤愛惡哉雖然列子論此亦明有生有身之妙咸本於自然將以柱世之感者貪生夫理徇利累形爾至於尊生重本欲為天下之寄託者寧蹈其似順不為其輕薄也

馮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逆天意揣利害不知其已

解曰長短之不可增損猶是鶴之不可斷續也方未生無身之時既有制之者矣算猶智也豈智之所能奈何哉皆天而已矣

是以人之所惡即天之所惡也天豈私惡於人哉其故必有所自矣持不止於耳目之所接不可俄而知耳順而受之可也若夫以智為鑿揣而銳之弊精神而妄僥度德經謂之前識此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故其語關尹喜以逆天意揣利害為不知其已億則屢中孔子所以惡子貢也

楊布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揚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為隨所不為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

解曰在我者有性在天者有命性可修不可弛命可聽不可干君子之處已行法以俟命而已亦奚欲以此道而徵此福哉揚朱乃區區度年德才貌之厚薄而計其善夫貴賤名譽愛憎之差殊父子而兄弟之兄弟以言長少之相從父子以言尊卑之不等也此謂以感復於惑是為大惑殊不

知命之所為昏昏昧昧而非智之所能明紛紛若若而非理之所能辯隨所為而不匿於無隨所不為而不滯於有日去而與化俱運日來而與時偕顯夫孰能知其故此造化之所以妙萬物也如造化亦計斯人當生之所為而為之響應則其生化萬物其道亦淺矣

夫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亡所不信真矣慙矣莫去矣孰莫矣樂矣莫為矣不為

解曰所謂亡壽夭是非逆順安危者非無之也有若頻壽而距夭雖使有道者誠能信命矣安能厚誣其人謂顏子為壽而彭祖為夭哉亦於壽夭之間任其自然而不有之爾夫唯不有則壽夭兩行是所以為無之也其於是非逆順安危亦若是而已矣謂之都亡所信則以亡壽夭亡是非亡逆順亡安危也謂之都亡所不信則以信命信理信心信性也若然者好惡不存故

無有於避就憂喜不形故無有於哀樂隨所不為故無所為隨所為故無所不為斯可名於真矣慙矣真言精而不偽也慙言實而不妄也

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亦不知所居亦不知所不居亦不知所所以動亦不知所所以不動亦不知所所以眾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眾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

解曰居若死心如死灰也言其無心而自止也動若械發若機括也言其因物而後動也隨時動隨時止是居與不居動與不動因其自然皆所不知若是則物我兼忘而視聽俱泯矣奚有於觀骨肉都融而情貌無寄矣奚有於易超然疑獨無與為偶獨出獨入獨往獨來夫孰得而礙之若夫眾人之動止異是矣內外之分不定榮辱之境不辯以有名為尊榮以無名為卑辱情貌之易不易乃在於人之觀不觀是以畏威畏刑畏鬼畏人愁結其五臟桎梏其

形體終身役役與化俱徂可不悲哉曷亦不思吾之為我奚假於人審夫吾之我則眾人之觀不觀不足知吾之情貌不必易矣然則至人之不離於真眾人之不能見獨豈有他哉在我而已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三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四

作四

力命下

宋杭州學內舍生臣江道進

墨原單至嗶咷慙慙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知情自以智之深也巧佞愚直辨斫便辟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摯忤情露讓極凌許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曉悟自以為才之得也眠誕誑諉勇敢怯疑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謫發自以行无度也多偶自專乘權隻立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顧時自以時之適也此眾態也貌不一而咸之於道命所歸也

解曰墨原單至則夷俟恐懼之異情也嗶咷慙慙則迂緩輕發之異態也巧佞愚直則僥利鄙樸之不同辨斫便辟則疆闊柔佞之不一摯忤情露則多數淺中之殊情讓極凌許則訥澀辯給之異狀眠誕誑諉則或暗於疏通或樂於煩重勇敢怯疑則